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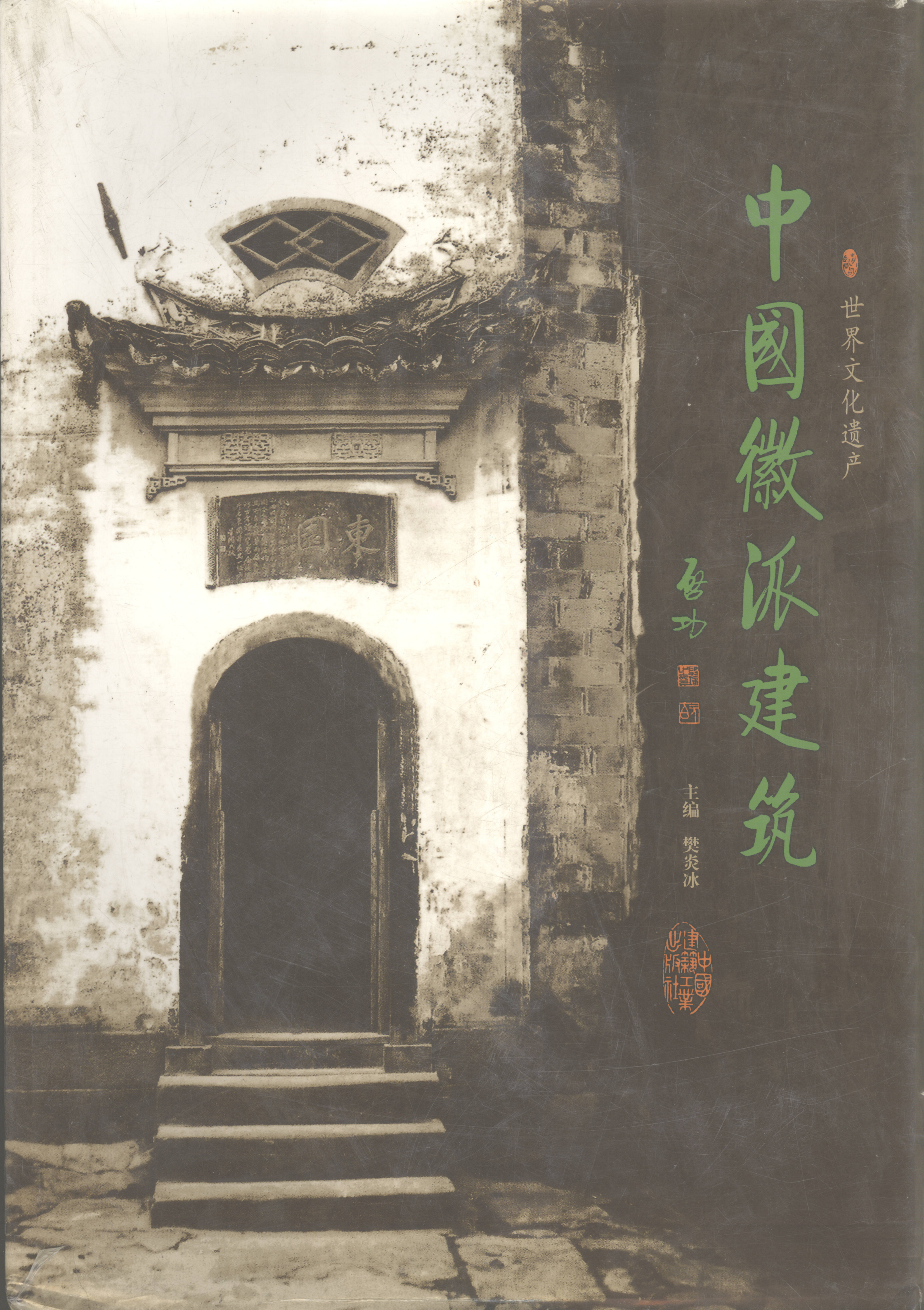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遗产

中國徽派建筑

王功



主編 樊炎冰



世界文化遗产

中國徽派建筑

啓功



樊炎冰 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徽派建筑 / 樊炎冰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ISBN 7-112-05036-7

I. 徽… II. 樊… III. 古建筑—建筑艺术—徽州地区
IV. 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4135 号

总 策 划: 樊炎冰
主 编: 樊炎冰
摄 影: 樊炎冰 张振光 吴广民
责任编辑: 张振光
撰 文: 樊炎冰 田本相
装帧设计: 田先光 张 雪
制版总监
编 务: 许智勇

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徽派建筑

樊炎冰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金彩影画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8 印张: 73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480.00 元

ISBN 7-112-05036-7

TU · 4489 (105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has inscribed
Ancient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 - Xidi
and Hongcu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scription on this List confirms the exceptional
and universal value of a cultural or
natural site which requires protection for the benefit
of all humanity*

DATE OF INSCRIPTION.
2 December 2000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协定

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已将**皖南古村落西递及宏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名录确认：凡列入本名录的文化或自然场所，即具有特殊的和世界性的价值。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需要加以保护。

颁发日期：2000.12.2



章嶺

武亭嶺

頂游峯

黟縣

浮梁縣

祁門縣

西

柳木嶺

張公山

浙嶺

休寧縣

田嶺

朗山

五嶺

婺源縣

饒州府界

雞籠山

石耳山

大鱗嶺

開化縣界

徽州府山阜水總圖

昌化縣界

東

叢山關

徵鎮

黃山

池州府界

北

續溪縣

問政山

烏聊山

歙縣

徽州府

紫陽山

浦口

口街

白際山

送安縣界

南

序 言

罗哲文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明、清两代王朝大约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了“无徽不成镇”商业经济繁荣的局面。其影响面之大，几乎波及全国。他们不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而且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他们之中，许多人为官致富或致富为官，他们同时还培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和文化艺术的杰出人物，推动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建筑，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是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载体，徽州人在其显达和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建宅第、祠堂、书院、牌坊……等等光宗耀祖的大业。由于建筑业的长期发展，工程技术、工艺操作技艺经验的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地区风格的徽派建筑，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建筑艺术园地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其中不少已成了国家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还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十分珍贵。

徽州古称新安，曾下辖黟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山灵水秀，人文荟萃。仅清代休宁一县中状元者就有13人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其他县乡，或有“父子尚书”、“同胞翰林”，或有“一门八进士”、“一镇四状元”者，文采风流，莫此为甚。徽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博。新安程朱理学、皖派朴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居戏文等等，对徽派建筑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诚如本书所言，徽派建筑虽然多姿多彩，但从特定的角度上观察，人们举目一望，就可归纳为一系列显明的特点：外观上的粉墙黛瓦，四水归堂的天井庭院，错落有致的山墙造型，（马头墙）气宇轩昂的门楼门罩，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高大宽敞的楼上厅堂，临水观赏的飞来椅、美人靠等等。

散落于黄山白岳之间，承负着数百年明清风霜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号称徽派建筑三绝。例如：具有“民间故宫”美誉的黟县宏村“承志堂”，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气势弘大，包括内、外院，前、后堂，东、西厢，以及书房厅、小客厅、鱼塘厅，还有曲径通幽的“排山阁”与“吞云轩”。该处的楼阁厅堂典雅灵巧，其中砖、木、石雕精美异常，抬头望去，额梁上“百子闹元宵”、“唐肃宗宴百官”、“郭子仪做寿”、“九世同堂”等雕刻，金碧辉煌，一

一映入眼帘，国内极其罕见。统而言之，宏村“承志堂”无疑是徽州古民居中一处经典之作。

历史上，祠堂做为缅怀先祖、加强宗族内部凝聚力的一种特殊公共场所，在徽州地区星罗棋布，盛极一时，几乎达到了“无姓无祠，无宗无堂”的地步。现存绩溪龙川胡氏宗祠与歙县呈坎村罗东舒祠（又称宝纶阁）被当代古建筑保护专家称之为国宝的两大祠堂。龙川胡氏宗祠，前后三进，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高大的门楼方梁上雕刻精美图案，一为“九狮滚遍地锦”，一为“九龙戏珠满天星”。两旁木梁上雕刻“三国演义”各种人物场景，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可谓独步一时。呈坎村罗东舒祠四进四院，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包括照壁、棂星门、碑亭、仪门、两厢、露台、享堂、后寝，整个布局严谨，气势雄伟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徽派建筑的村落选址依山傍水，大都与风水观念相关，而宅第厅堂的形态布局、图案雕刻，又暗含儒道佛哲学意蕴。例如棠樾保艾堂坐南朝北（与常例相反），且大小房间建有108间，这无疑同道教崇拜七星北斗以及想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观念有关。棠樾村口七座牌坊前后贯穿一气，遥相呼应，取名题辞极力张扬的忠孝节义，显然源自儒家。至于在墙壁、门窗、梁柱上随处可见的如意图案、莲花图案、文字图案，都可说明佛教思想对徽派建筑的影响。其次，黟县宏村的牛形布局，西递村的船形布局，都借助当地具体的地形条件，随后加以人工开凿修饰，表面上似乎看来与古代流传已久的风水观念一一吻合，但从深层次观察，却与当代国内外流行的生态建筑学与景观建筑学有相通之处。所有这些方面前人研究不多，开拓不深。本书主编熟悉现代建筑设计、传统方术与儒道佛哲学，故能引经据典，从这几个层面来提示徽派建筑不同寻常的深层奥秘与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渊源悠久，灿烂辉煌。倘如说，诞生于华夏大地的先秦诸子哲学、唐诗宋词是一大笔不朽的精神遗产，那么留存至今的江南园林、徽派建筑则是积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值得后人大力研究。本书主编樊炎冰先生历时八年数十次下徽州，跋山涉水，考察“一府六县”的古民居、古祠堂、牌坊群以及典型村落布局形态，数历寒暑，披阅大量文献，终于撰写了图文并茂的《中国徽派建筑》一书，为徽派建筑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人为徽州古建筑的保护和西递、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等，曾多次到徽州进行考察，深受徽派建筑历史文化艺术之感染与吸引，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今见此书之即将出版，不仅乐见其成，并且冀望其早日问世，爰书数语以为序。

徽派建筑漫记

田本相

一

还没有去过徽州之前，我就神游在徽州的葱茏的峰峦和清淑的山水之间！

记得读汤显祖文集时，他对徽州，对徽州山水的向往，特别是他对于徽州的建筑名胜的描绘，就曾让我萌生了对徽州的魂系梦绕之情。汤显祖曾因去徽州未成而写下了以下的诗句：“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吴序怜余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写下了他对徽州的一片痴情。晚年，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到了徽州的海阳（休宁），写下了著名的《坐隐乱笔记》，这是一篇海阳镇的山水园林的赞美诗：

予尝闻海阳之地，松萝奇秀，不让匡庐、九嶷、巫峡，心窃慕之。戊申秋，偕陈子伯书襄履杖其间。海阳里旧门墙之士，复彬彬在侧。果飞障菑葱，列(岫)回合。入其里，曰高士里；望其庐，曰坐隐先生宅也。门人皆知先生者，交口而述先生。先生诗文之外好为乐府、传奇种种，为余鉴赏。正与余同调者。余亟欲阐扬之。先生有园一区，堂曰环翠，楼曰百鹤，湖曰昌湖。其中芝房茵阁露榭风亭，传记大备，诸名贤之诗歌辞赋不可指数。先生灌花浇竹之暇，参释味玄，雅好静坐。间为局戏，黑白相对，每有仙着，近成《订谱》（即《坐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行于世。人好坐隐先生。盖先生屏却世氛，独证妙道，有日月在手，造化生心之意。其精神常与纯阳通，提醒假寐，仍见于乱仙语沥沥。缘字丹书，独于先生泄其秘义，称为全一真人者，信不诬也。先生行无辙迹，言无瑕谲，夫岂自见自矜，亦岂炫奇骇世哉！盖不必覩霞标，接玄尘，雅知其为通籍于八公，藏名于三岛者也。予奇其事而爱慕之不已，故为先生记。（万历戊申秋九月临川汤显祖为友人汪其朝先生记）

这里对海阳的赞美，也是对于整个徽州的赞美，其山松罗奇秀，其园环翠百鹤，其阁榭风亭犹如仙境……这般绮丽的风光怎不令人神往！

还有，就是胡适对他的家乡的绩溪那种魂梦牵系之情，也让我感动过。胡适直到晚年依然对其家乡怀念不已。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对于故乡的山山水水，对于家庭，对于绩溪的社会人情，娓娓道来，深情缱绻，甚为感人。这都使我增添了对于徽州的向往。

我还没有去过徽州，我就倾倒在徽州古老的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之中！

记得还在童年时代，祖父就曾告诉我徽墨、徽砚了，后来，徽字打头的物事，接触的越来越多，诸如徽腔、徽剧、徽州园林、徽州理学、徽州雕刻，尤其是遍布全国的徽商，使我对徽州的印象深刻之极。在上海，在苏州，在扬州，在武汉，在杭州……到处都可见到徽商的足迹。我曾在扬州看到徽商所建的豪华富丽的深宅大院，领略过它的神秘和幽静，为此，在我为《话说运河》所写的《运河城扬州》中还抒发过怀古之幽情。至于徽剧更为著名，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高朗亭带领“三庆班”进京，以及“四喜”、“春台”、“和春”进京，号称四大徽班进京，徽剧的艺术孕育了中国京剧的诞生，这在中国京剧史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些，都令我神驰徽州。

我还没有去过徽州之前，就感受着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的神秘色彩！

从读清人曹文植的诗《咏西递》，就知道西递是一个为人赞不绝口的“小桃源”，甚至把徽州真的当作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之所在地了，这更增添了徽州的神奇和神秘感。

青山云外深，
白屋烟中出。
双溪左右环，
群木高下密。
曲径如弯弓，
连墙若比栉。
自如桃花来，
墟落此第一。
……

这首诗，也让我梦系徽州。西递，西递！是多么诱人去探索的去处！

总之。所有这些，都让我未识徽州真面目，已是徽州梦里人了！



村落街景

二

我不迷信，但是，我却相信命运。在我看来，命运就是一种坚韧地自我追求、痴迷的梦想同客观条件碰撞的结果。它似乎很神秘，而细细地追味似乎也很合乎情理。

说来都很神。新世纪之初，我早期的一个学生，本书的主编樊炎冰，突然找上门来，非邀我为这部画册写一篇介绍性的文字，邀我亲自做一次徽州之行。你所梦想的，所盼望的，突然降临，自然我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说：我一定去，我一定写，但是我不一定写得好！

我相信这是缘分，这不但是我和樊炎冰的缘分，更是我和徽州的缘分，我对徽州的神往和梦游终于给我带来了好运，终于让我在年届七十时，实现了我的愿望——徽州之旅。

3月，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炎冰陪我开始了徽州之游。出屯溪，先是西北行，去歙县、黟县，这是徽州民居保留最多最好的地方。出城不久，在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小平原，路边的水杉、三角枫和冬青树缀满着春天的气息，而满眼的菜花，更把田野山峦装饰得一片金黄！不久，即进入齐云山境，汽车在山谷中穿行，迂回崎岖，山峦起伏，确有进入世外桃源之感。

在万安歇脚，炎冰带我到一家专门制作罗盘的手工作坊，购得一方按照古老工艺制作的罗盘赠我，甚是精美，据说这样的作坊只剩下一两家了。炎冰说：徽州到处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遗迹，他还是指南针的发明地，珠算的诞生地，这些，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越发使我对徽州刮目相看了。

炎冰显然是有意这样安排的，第一个让我看的景点就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宏村。这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古村落。它真的把我镇呆了，我真的不敢想像，在这样僻远的深山中，居然有着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佳境，一时间，惶忽疑非人间。那如镜月塘和南湖，那依山面水犹如一只卧牛般的村落，那富丽的承志堂，让我流连忘返。再请我看的就是西递村了，这个如同船形的村落，同宏村一样，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下午到南屏，细雨霏霏，这里是著名的祠堂——叶氏宗祠所在地。炎冰带着我看了电影《卧虎藏龙》拍摄过的祠堂和《菊豆》的“杨家染坊”。

绩溪是要去的，那里是胡适的故乡。

由黄山市出发北上，先到绩溪县城，由此再到上庄镇，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刚刚重修过的道路，车子跑起来甚为顺畅。胡适的故居也正在整修，据说国家文物局为此拨出专款四十万元。

我伫立在胡适肖像之前，故居的人员对我说：胡适之母23岁即守寡，胡适能到上海读书，全靠他的哥哥，由此而走上治学的路。我感慨的是，在这偏远的深山，而能舍家远去，一方面说明胡适的远大的奋斗志向；一方面也说明徽州人自来就有开放的心态。从徽州的深山走出的是一批批的商人，一批批的官吏。

炎冰又带我去棠樾看著名的牌坊群，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在村口，七座牌坊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按忠、孝、节、义逶迤展开：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节孝坊、慈孝里坊和鲍灿孝行坊，每一座牌坊都有他的故事。在一座贞节牌坊前，我凝望着那“节劲三冬”和“脉存一线”的题词，似乎看到这贞节牌坊的女主人公凄苦的身影，听到了她们啼哭之声。此刻，雨，依然戚戚地下着！

三

徽州，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且它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因此，徽州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徽州学。

先说说徽州的地理。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的黄山和齐云山之间。

据说，大禹时代，在徽州地域，就栖息着彪悍勇猛的土著先民，三民族和古越族。到汉代，史称“山越”。秦代开始设黟县和歙县。唐代设有歙州，下辖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



村落全景

宋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歙州改称徽州，起名徽州是据所属绩溪有徽山、徽水、徽岭之故。北宋末至清代的徽州，其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的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江西省婺源等县，即当年的“一府六县”。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徽州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山地和丘陵占据十分之九。徽州东有昱岭、大鄣山，西有浙岭，南有江淮，北有黄山，地理环境显得格外闭锁险峻，素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之称。

它处于“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位于“吴楚分源”之界。战国时代，吴楚争雄，徽州

即处于两国中间。在婺源的浙源乡的浙岭上，至今还保留着“吴楚分源”的界碑。从历史上看，它避开多次的战祸，偏安一隅，成为一个少受战乱的地方，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安全的地域。它似乎又是格外的外向，徽州人走遍了祖国各地，成就了著名的徽商，也造就了大批的徽州官宦之家。因此，在徽州到处都可以看到皇家赐下的牌坊，即使在偏远的山村，也可以看到高门豪宅。

就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它特有的历史轨迹。到过徽州的人，无不感受着它曾经拥有着巨大的财富，无处不昭示它的辉煌；也无不体验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一碑一桥，一屋一物，一草一木都烙印着绚丽的历史文化的记忆。在历史上，它不但是理学的桑梓之邦，而且是中国京剧文化的故乡。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徽州，诸多领域都曾涌现过杰出的代表人物，理学大师朱熹，集中体现了徽州儒学的深厚根基和贡献，而著名的反理学家戴震更标志着徽州活跃的哲学思维。这里，还曾出现过著名的明代的珠算大师程大位，以及著名的画家渐江、汪采白、黄宾虹等。至于文人学士的著作更是不可胜数，据统计，明清两代的经、史、子、集的著述，总计为 2486 部，蔚然壮观。

四

我生在北方，对于北方的民居，自然十分熟悉。无论是东北的大院落，还是北京的四合院，还是山西的多进的大院，基本是以平房，或砖，或砖坯结合，或土坯作为建筑材料的。而徽州的建筑，则以石材、木料为主体，加之它的地理形势，直接影响着徽派建筑的风格和特色。“居庐之制，因居山国，木植价廉，取材阔大，坚固耐久，今元代所营之室，村之旧者犹数见焉，明代建筑不足奇矣。然以山多田少，病居室之占地，多作重楼峻垣。”（民国《歙县志·风土》卷一）这些，直接影响着徽派建筑的风格和特色。

对于徽派建筑的风格特色，很多专家都曾做出很好的描述和艺术概括：

“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等。”（引自《徽商研究》）

“就徽州同类建筑而言，同是民居，均有明敞透亮的天井，高峻腾飞、跌落有致的马头墙，昂然挺立、逐层跳出的斗拱，形象凸现、生机盎然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引自《徽派建筑艺术》）

的确，那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马头墙；那高高的院墙内，狭窄的天井所形成的狭窄的空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最初给我的感受是更为独特更为深刻的：当你第一次跨进这里高大的院门，却进入一个逼促的阴暗的、潮湿的甚至还带有一点霉

味的空间。站在那个狭窄的天井中，仰天望去，眼界中天空被割成一个小小长方形，人，真的成为井底之蛙了。我不曾感到特别明敞，也许，正赶上阴天下雨的缘故。即使是放晴的时候，我想这个天井也不如北方的院落那么敞亮。人住的房间，也是比较狭窄的。到了楼上，内眷居住的地方，光线就更为灰暗；那些空守闺房的少妇，成年累月凭依着窗栏所能看到的不过就是眼前那灰色的高高的墙，还有头顶上的一小片天空。身处其中，就感到《徽州女人》的故事是真实的。

只有当我从直接的氛围感受进入对这些民居的沉静的观赏之中，才使我从逼促的感觉中走出来，慢慢地体味到徽派建筑的特有的美的风格特色。特别是作为历史文物，作为观赏的美学对象，徽派建筑的价值是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的。也许随着历史的流失，它的建筑艺术的持久力和文化的魅力越加显现出来。

马头墙是徽州民居最具特色的构件，每间住宅的两侧，都有高出屋面的山墙，它沿着屋顶的斜坡而逐次分层跌落，而且一律都涂上粉白色。引人注目的是封火墙的端部都砌上黛青色的马头形（武官家）和官印型（文官家）。这样一种墙体造型，给人以动感，好象骏马奔腾。从远处观望徽州的村落，错落的马头墙，形成一种万马腾空的景象。

马头墙的色彩基调也是徽州民居色彩的基调，它以灰白色作为基调，又辅以青色，所谓粉墙青瓦。从远处望去，灰白色的村落闪现在一片葱茏的绿树丛中，又有绿水青山的映衬，显得它格外的和平、安祥、宁静。徽州民居的色彩美学，独具一格，简单、素朴的色彩，却有了最为耐人寻味的欣赏价值。的确如有学者所说的：“特别是几百年后的今天，经过长期的日晒、风吹、雨淋，墙面上的白粉早已斑斑驳驳地脱落，从而出现一种冷暖相交的多次复色。尽管它失去了白色的明朗、单纯，却因此产生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引自余治淮：《桃花源里人家》，）。

天井也是徽州民居的一大特色，它建于门堂之间。敞开的大堂与大门之间，多了这样一个天井，它似院非院，在高高的院墙的闭锁之中，又带来一片湛蓝的天空，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显然使之更为敞亮明朗，空气也更为流通清新。据说，原是为了防盗而建的高大的墙体，为人增添了安全感，但是，却又带来采光、通风和心理压迫诸多不便，于是才又设计了“天井”。倒是一位日本建筑学家对徽州的天井具有独到的审视眼光，他说：



四水归堂

“在中国的住宅建筑中经常有的‘院子’，在徽州却被二层楼的建筑物所框围住，作为‘光庭’而被室内化了。据说他是明亮敞开的天空之井，故称之为‘天井’。楼下中央，正对着大门朝着天井开放的部分被称为‘正堂’或‘祖堂’。其他的房间被壁板等遮盖住，无法知到其中情况。除去四周关闭着的房间，在这个四周被高墙所围的‘天之井’的底部所展开的十字形空间，完全是一个在从石块和砖头的表面所透出的微微冷气中，在紫烟飘逸的丝丝微风中，在透过窗上的木雕而摇曳着的清冷光线中，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静寂之中，与中国的激烈变动似乎完全无关地沉睡至今的空间；又是一个带着一种难以动摇地把某种中国文化紧密封存的厚重的空间。在这种‘天井’里，有着一一种无论是在日本还是西欧的住宅里我至今从未见过的透明而静谧的光线。在此之后，我们被引导去参观的所有民房里都有着‘天井’。虽然在所有的二层建筑的底部都有着这样一个静谧的空间，但是他们各自的造型千姿百态，使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深深地为‘天井’这种奇妙的建筑空间所魅惑。在这里我似乎觉得我能看到徽州民房建筑的魅力所在，进而看到江南文化的特点。”（引自日本建筑思潮研究所：《住宅建筑》，1986年第3期）

在一种比较建筑文化的视界中，徽州民居的“天井”的哲学意蕴和美学内涵，被这位日本学者细微而深刻地捕捉到了。

再有就是徽州民居的斗拱，堪称一绝。所谓斗拱，是斗和拱的合称。斗为方形坐斗，拱为弓形肘木。“方形之斗，弓形之拱，相互勾连，交错层叠，形成一体，谓之斗拱。斗拱位于梁柱之间，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又起着中介过渡作用。”徽州的斗拱，吸取了明清两代斗拱建筑艺术的精华，并加以创新，形成其独具的特色：“既富于繁缛斑斓之美，又富于简明朗丽之美”。“它的简，是指部件单纯，组合明朗，线条清晰，则偏重于简，它以简驭繁，寓繁于简。特别是，它以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藻饰涂抹造型，使它那简洁的构架形式又增添了繁缛的色泽与光辉”（参见《徽派建筑艺术》）。我站在房檐下，仔细观赏这些藏在屋檐下的千姿百态的斗拱形象，有时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疑惑和情思：我怀疑把斗拱做得这样精美，是否是必要的，特别是这不易为人发现的地方；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徽人的美感，是那么细腻，那么柔韧，真可谓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了。那怕在这屋檐之下，也让斗拱这样一个建筑部件成为一件艺术品。

五

徽派建筑的另一特色就是它的三雕了，即木雕、石雕和砖雕。徽派建筑同徽雕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有徽州建筑之处，必有徽雕。无论是民居、祠堂、庙宇、牌坊、楼塔……，处处都可看到精美的徽雕艺术。也无论是梁、柱、枋、斗拱、门、墙，徽雕都融入其中，成为这些部件有机构成的部分，徽雕把建筑部件的实用性同审美性结合起来。

徽雕分三种：

一是木雕，进得院内，满眼扑来的就是十分精细的木雕作品，在梁柱上，在斗拱上，在雀替、窗楹、家具、屏风上，以及文房用具上，无处不展示着徽州木雕的风采。形成所谓雀替雕饰、斗拱雕饰、额枋雕饰、钩挂贴饰、轩顶雕饰、脊檩包袱、元宝雕饰、楼沿雕饰、月梁雕饰等，构成家庭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优雅的审美环境。人居其中，俯仰之间，顾盼左右，那精美的木雕作品即展现在你的眼前，给你以视觉的愉悦，性情的陶冶。



木雕“汾阳府”

我也见过一些木雕，但是却没有徽州木雕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系列木雕形象，如草船借箭，群英会，汾阳府等木雕群像，还有系列木雕故事，如三国故事，甘露寺、长坂坡、三战吕布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徽雕的绝活。它的镂刻艺术精细灵巧，剔透玲珑。如西递承志堂的《唐肃宗宴官图》，高一尺，宽六尺，，横向展开的五六张桌席上，大约有三十余个身姿神态各异的人物，或弹琴，或下棋，或绘画，或书法，竟然有一个人正在掏耳朵，颇富情趣。其构图也十分完整，其雕刻精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约五六厘米的木板上，雕刻出七八个层次，给人以立体感。

本书所拍的木雕，有的堪称绝作，如余庆堂的“九狮雀替”，高一米二，其构图奇妙，雄狮形象跃然。其他如胡氏宗祠的木雕、俞氏宗祠的木雕，豸峰堂的“双凤朝阳”木雕，都是难得一见的木雕杰作。

其次是砖雕，它用特制的青砖雕刻出来，诸如门罩、窗罩，特别是砖雕的门楼，以精美的砖雕来装饰建筑的外部空间，那是徽州的一绝。砖虽是水磨青砖，质地细腻，但却没有木质的韧性、石质的硬度，仍然显得粗些；可是它在徽州人手中，却化为艺术。我在北岸村，亲自目睹了门罩上的砖雕，它那严谨的构图，凸显的图案，以及在其中央雕刻出的园林景色和人物群像，其手工之细腻精致，有的竟然有九个层次，较之木雕还多，真令人叹为观止。至于砖门楼，那就更为讲究，什么垂花门楼，什么字匾式门楼，牌楼等等，庄重典雅、威严气派。

再次是石雕。徽州民居也多用石雕，如抱鼓石狮、门墙、栅栏、台阶、基座、匾额等。特别是庙宇、祠堂、古碑、牌坊、桥梁、宝塔等，更是施展石雕之美的地方。在查济的二甲祠，我看到精美的基座、石鼓等。



九狮雀替

在黟县，到处都是石雕艺术品。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石雕作品，往往蕴藏着主人的精神寄托。据说西递西园的主人胡文照曾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官员，他把姜子牙渭水垂钓的故事勒石刻于门楣之上，或许寄托着他辞官归隐之意。

“漏窗”，本用以调节空气，便于采光，但在徽州人手中，也化为艺术。如“松石”漏窗、“竹梅”漏窗，“树叶”漏窗，“琴棋书画”漏窗等，或组成“岁寒三友”，显现着主人的超逸清高之旨趣；或以树叶暗示“落叶归根”的情感；或以“喜鹊登梅”的图案，寄寓对幸福生活的期冀；或以“鲤鱼跳龙门”的图案，憧憬美好的未来。这些，从一个侧面透视着徽州建筑的文化品格。

作为石雕之一的碑刻，也许不为人所重视，但是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徽州，无论是在田野间，村落前，小溪边，抑或是院内、屋旁、桥畔，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碑刻。或是历史沧桑的记录，或是人物的小传，或是工程的记录，它成为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它也是艺术品，是书法艺术的珍藏，是诗文的宝库。像宏村南湖书院所保留的《春日过雷冈怀王心览》，就是明代的一块诗碑。而保存在黟县文物局的二通《石雕双松梅竹图》，更是诗画交融、珠联璧合的绝妙的艺术珍品。

也许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徽州建筑在院内和室内的装饰上如此下功夫，把心思全部用于“内装修”上，从门窗设计，到梁柱雕饰，可谓“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据记载，在明代即有对于民间建筑的种种限制和规定，不准在建筑规模上越规，不准使用金碧辉煌的装饰，等等。违反了甚至有杀头之祸。于是徽商就在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家的院内自家的屋里，



砖雕门楼